濮議序

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臣歐陽脩撰進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聞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絕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為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以為父可絕是大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為君可伐矣彼夷齊者耿然孤竹之二羈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

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
爲高絶之行以警世於是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
下泯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
然後二子之道顯使孱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
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爲
之至艱如此猶須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
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
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筆而論臺
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爲父
可絶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恭
不惑羣議據經約禮置園立廟不絶父子之恩以爲
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渙然
釋其疑蓋十八九一本作三四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
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蓋
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濮園之議皆當
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爲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
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未足害
其賢惟三數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
朝廷而歸惡人主借爲奇貨以買一作賣名而世之人
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誣罔翕然稱以爲忠使先帝之

志檟蔵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知其詳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事錄

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追書者乃已前事志其所以後日之失

論孫長卿為臺諫所劾事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總管拜集賢院學士為河東都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無敗事昨因朝廷起孫沔於致仕欲委以西事而長卿以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最後竇中丞二章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已行之事何可改易臣脩奏曰臣等不為已行難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

彰陛下從諫之聖至於臣等能不遂非而服義改過不法聖賢所難亦是臣等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為過當若曲從臺官之言使彼銜冤終於理豈安故難行也韓公曰自陛下親政已來臺諫所言施行者少外人之議謂致人主有拒諫之名者是臣等之過若其言有可行者臣等豈敢不行直以長卿無過難徇言者濫行黜罰耳上皆然之上又曰人言臺諫奪權臣脩奏曰此則為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專為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為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

辨蔡襄異議

蔡侍郎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云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色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也臣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親見之乎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

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自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時有嫉臣者乃偽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群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譠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獨對語八月十四日

是日晁文與西廳趙侍郎皆在告集賢私忌臣脩獨對崇政殿進呈文字畢歛笏將退上有所問（所問不錄）問臣脩因奏曰近聞臺諫累有文字彈奏臣不合專主濮王之議上荷陛下保全知此議非臣所得獨主臺諫文字既悉留中言者於是稍息上曰然攻性直不避衆忘每見奏事時或與二相公有所爭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臣脩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上曰水災以來（是月言事）者多云不進賢臣脩曰近年以來進賢之路太狹

此誠當今之慮臣每與韓琦等論議未合上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臣脩對曰自當弼諧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提刑轉運內則省府之類選擢甚精時亦得人比於徃年絶不同也然皆錢穀刑名強幹之吏此所謂用材也如臣所言進賢之路謂館職也上曰如何臣脩曰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今制學士以上人皆待兩制自三館選耳通謂之館職）兩制是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徃時入三館者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云太小狹也上曰何謂三路臣脩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

第一人有文集纔十年而至輔相有今第一人及第者兩任近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已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徃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但令上簿候館閣闕人與試而館閣人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也此臣所謂進賢之路太狹也後數日上因中書奏事遂處分令擇人試館職

御藥陳承禮監進奏院晁事八月

先是三司奏造作諸物舊屬少府監文思院後苑作
紫雲樓下近年多別置局以內臣監作各爭占工匠
乞一切依舊歸于有司遂依奏既而少府監申造奏
冕內供令御藥院陳承禮覆奏上以南郊
日迫須內臣庶可辦集揮曾二公奏以衙改近降指
揮不若令承禮就少府監作上意未決臣脩奏曰比
是陛下新降指揮從來所處朝令夕改今若依前用
承禮監作只是移御藥院置局就少府監中耳上以此
何害集事上遂曰可

內降補僧官九月十九日

就朝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
御史累有論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闕令
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闕中書已下
兩街選一人未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
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
極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
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衝改先朝
舊令則是內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
官文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
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

徒望不若絶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親信朝政可廻在陛下目前似一閙事外邊威勢不小矣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脩又奏曰宇捐事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手録奏對語此前前宇本缺

五事得之林子中家文忠亦録皆容語筆札精楷蓋欲傳示後人而子職不謹身没未幾已流落於他人家其曰進書者皆不見又未知其何在耶後三事亦子中録以相示云得之於史院曾布子宣題

又三事

三司使給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即立為皇子中外忻然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藥故慈壽垂簾聽政嘗為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鄧王等慈傷涕泣宦官宮妾爭相媚惑而近臣亦有異議者可悔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之計而小人樂據大

事又云近臣丈字只在先帝卧床頭近日已於禁錢
爐內焚之矣然莫知為誰也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
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等有論議而莫
知虛實既而上表愈親政數問裘如何人一日因其
請朝假上變色曰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
多而裘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耶公已
下共奏曰三司事無鉅細失罷之無名分更求一人材
識名望過裘者亦未有俞奏曰裘母年八十餘多病
況其只是請朝假不遽起居耳日高後便却入省亦
不廢言然仲奏事語及三司未嘗不變色最亦自云
每見上必厲色詰責其職事其從諫作攻劫涇原西
邊日有事宜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
司當早選人韓公等初尚揮解上意不回因奏待其
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在慶寧已聞蔡
異議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尚在至是因蔡乞罷
劄子韓公送與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
即已聞之韓公曰事出藹昧著虛實未明乞更審察
苟令裘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攜害(諸字善)
人人雖立矣曾公曰京師從來善造謗議一人造虛
而衆人傳之便以為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酷害忠良

若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為患情曰陛下以為此
事果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不能保其必無
脩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說令迹狀分明猶須
更辨真偽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子學石
介字體父之學成乃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賴仁
宗聖明弼得保全又如臣至和末丁母憂服闋初至
闕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偽撰臣乞沙汰內官奏葉
傳布中外家家有之內臣無不切齒只判銓得六日
為內臣楊永德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宗保全
未久知其無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
字猶須更辨真偽況此事
上曰數家各有
造謗者固甚不及他人
似聖意未解也
陛下幸不致疑韓曹
則執政
議若行
波禍
又曰
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
正月得疾踰時不能
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
言者常以根本為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故樞密副
使包公拯令翰林學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其餘不
為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今樞密富相與昭文韓相
亦屢進說雖余亦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
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怠嘉祐六年秋余自樞庭

過東府忽見內降一封乃諫官司馬光言立皇子事
既而知江州呂誨亦有疏論述昭文與集賢曾公及
余晚議來日當將上相顧以為如何韓公曰若上稍
有意即當力贊成之曾公與余皆曰此吾儕素所願
也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讀畢朱及有所啓仁
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余自為校勘及
在諫垣忝兩制迨此二十年每進對常極從容至此
始聞仁宗自稱朕既而又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為可
韓公惶恐對曰不惟宗室至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
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嘗養二子小

者甚純然近不慧大者可也遂啓曰其名謂何仁宗
即道今上舊名曰名甚今三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
議乃定余等將下殿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
行請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崇
政殿因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遂奏言事當
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來日再奏既退遂議且判
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園練使除泰州防禦使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
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
斷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臣等奉行仁宗曰此事

豈可使婦人知只中書行可也余等喜躍稱賀時六
年十月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有旨俟服除取旨
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今上堅卧稱疾前後十餘讓
至十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始出則外人皆知必為
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其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
有不可回之意庶幾肯受曾公與余皆以為然及將
上今上累讓表仁宗問如何韓公未對余即前奏曰
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此予又判
宗正則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為皇太子也今不若遽
正其名命立為皇子緩防禦使判宗正降詔勉聖

以聖卧不受若立為皇子事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
書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御名受不受也仁宗沈思
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贊之仁宗曰
如此則須於明堂前速了當遂降詔書立為皇子仍
更今名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
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初擇日旁十字請仁宗
點之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仁宗親點今封在中
書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
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者
相賀

嘉祐八年上元京師張燈如常歲歲常以十四日上晨出遊幸諸宮寺賜從臣飲酒留連至暮而歸遂御宣德門與從臣看燈酒五行而罷是歲自正初上覺禁中不佳十四日遂不晨出至晚略幸慈孝相國西寺御端門賜從臣酒三行上自是之後雖日視朝前後數而寢若不佳既而皇蟲兒事稍稍傳於外云去歲臘月上閑居見一宮婢汲井有小龍纏其汲綆而出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上獨見之以為異遂召宮婢視之乃宮正柳瑤真之私身韓蟲兒也其後柳夫人宿直閤中明日下直遣蟲兒取夜直坐墊上獨處

中召而幸之遂有娠蟲兒自云上已幸我取我臂上金鍼子一隻云爾當為我生子以此為驗外人所傳如此而蟲兒於宮中亦自道云上幸我有娠又言金鍼子上與黎伯使藏之矣黎伯者上所愛扶侍內臣黎永德也是月二十七八間春寒微雨上不御崇政殿秩坐延和見羣臣奏事而殿中熾爐火云聖體畏風寒蓋自上臨御四十年盛暑未嘗揮扇極寒未嘗御火至是始見御前設爐火也自是之後上益不豫至于大漸今上即位於柩前中外帖然無一言之異唯韓蟲兒事籍籍不已云大行嘗有遺腹子誕彌當

在八九月也九月十七日余以服藥請一日假家居
晚傳內出宮女三人送內侍省勑并召醫官産科十
餘人坐婆三人入矣十九日入對內東門小殿簾前
奏事將退太后呼黃門索韓蟲兒案示中書余等於
簾前讀之見蟲兒具招虛僞事甚詳云自正月至今
月水行未嘗止今方行也醫官坐婆軍令狀皆云去
歲臘月慘永德奉使成都未還不在閤中而敏子埋
在柳夫人佛堂前閾下太后使人監蟲兒至理所自
掘之深尺餘得金鋌子一錠
折為三段矣合之以比
者同秤之各重一兩半兩鋌重輕又同信為是
實以金鋌俾余等傳看之太后言問蟲兒何為
此僞事云以免養嬭笞捶庶日得好食耳蓋自蟲兒
言有娠太后遣宮人善護之日給緡錢二千以市可
食物如此至其月滿無娠始加窮詰耳余等遂前奏
曰蟲兒事外巳暴聞今其僞迹盡露可以釋中外之
疑然蟲兒當勿留庶外人必信也太后曰固當如是
既而樞密院奏事簾前示之如前明日福寧上大行
謚冊罷見入內都知任守忠於廷中云蟲兒決磬杖
二十送承天寺充長髮

奏事錄卷終

第一事 令其婢子（婢一作妻）

第二事 近不惠（集韻慧字注云亦作惠）

第三事 未嘗止（未一作亦）

續添

寤察衷異議 何可為信（為一作可信何字下一字）

獨發語皆錢穀刑名（皆字下一有云字）

內降補僧官 彼必有言（彼下一有云字）

又三事 嘗有論議（議一作論）乞罷劄子（罷一作出）可以搆害善人人難立矣（矣一作善人難立字）雖不見其文字（不字下一有當字）況此無迹狀（無一作迹伏將立為皇太子（太一無字）四十年（年一作十年）中外帖然（帖一作貼）佛堂前閣下（閣一作簡）門

英宗皇帝初即位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奏狀別卷具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音閣）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其議狀具別卷）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皇帝親具官某可贈某官某國王其冊則當曰皇帝

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册命爾為某官某王於上父子也未審稱册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具議狀中書據具別卷儀禮喪服記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後父斬衰三年是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唯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不當一有議字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其具別卷而上又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九一有字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為姑息臺官所論濮園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而不行臺官由此憤怨出外言并怒中書不為施行

中書亦嘗奏云近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為拒諫之主乞略與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即盡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著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所請一作言上仍問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有奏曰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人皆新被權用銳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聊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名未經不可施行是時京師大雨水宮私屋宇倒塌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是時范純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事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坐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關人之際虛破役兵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庇木笆陷一併興修未得其往率踈繆如此故於中書聚議時臣惰不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

兩營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兩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一無此字行但怒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意安如此而怒怒之言一作語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哭一作之一有字者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史臺為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為戲笑而臺官益快快懟憤遂為沮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然是時事部既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過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群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一作與他人作奇貨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

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其為首議之人恣其醜詆
初刱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一有言遂翕然相與為表裏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義者不知聖人重絶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俚俗養過房子及異姓乞養義男之類畏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為當然遂以皇伯之議為是臺官既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因以言感衆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奬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木主中外洶洶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姦邪太常博士孫恩睿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歲九月也（忘其日矣）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

及郊禋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自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品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絶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特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一作議）是日韓琦以下不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脩在垂拱殿門閤子（一作閣）

不能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為因請就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一作別卷詔吳初中外之人為臺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宗正統故人情洶洶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如此皆以為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一作是）皇伯

之議若猶稽作以稱親為不然而呂誨等已納告勑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為非益肆其誣罔言韓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脩為首議之人欲加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呈令傳布誨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過人主無後君臣之禮然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勑訖遂宣召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

議自中書始初建議作請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已一付大臣與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蓋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昔漢宣帝即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非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皇

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禮也其後所議止於即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哀桓之事為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既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為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肯下拜留我耳以此自誇有得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遽羞亦不至決去由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蓋是上本意而誨等決去豈專為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但謂以言

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為之譽眾如誨等所料誨等既果以此得虛名而為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己善猶未可況誣君以惡而買一作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喻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

議

歐陽文忠公

或問罷議之詔有權罷者有待之言也蓋朝廷迫於皇太后不得已而罷故云權罷者欲俟皇太后千秋萬歲從容復議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誣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手詔雖無權字他日別議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時臺諫方吹毛求疵以指為朝廷過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當深謀密計豈肯明著詔令以資口者之口問者曰然則何故云權罷答曰事體自當如此爾追崇以盛聖君之善而示天下也本無中罷

之理今不得已而罷當為遷遷之辭故云權罷集議
更令禮官令太常禮官及體當如此一有耳字此事人所
易知而呂諱等欲迫人主故尊極有待之說也
先帝每語及此事則不勝其憤仰天而歎曰天墜在
上豈有此心或問皇太后既已責中書不當議稱皇
考而手書復有稱皇稱后等事議者謂韓琦交結高
居簡惑亂皇太后請降手書其稱親稱皇稱后皆非
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書非皇太后本意事
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韓琦使高居簡
降手書則又厚誣也何以明之若手書是韓琦

既降出便合奉行豈敢却有沮難又請上別降手詔
也以此而言但見韓琦沮止手書稱皇稱后二事不見
琦請降手書一作詔也問者又曰然則出於上意乎答曰
亦非也若出於上意亦一作當先諭中書商議安得絶
無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書雖欲不奉行
猶須再三論列方可回聖意豈有韓琦一言上即從
之略無難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問者又曰然則稱
皇稱后是哀桓之事中書以為非而不奉行者也而
呂誨表乃一反一作云致主之謀不恥哀桓之亂制者何
謂也答曰此所以為厚誣也且稱親豈固寢及稱皇

考皆是漢宣光故事呂誨等指以為衰柏之亂制乃是指鹿為馬爾以此見其誣罔何所不至也據漢書師丹上疏云定陶恭皇謚號既已前定義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為是者故云不可復改爾時國家於濮王固自不議稱皇就使稱皇亦是師丹所許者也問者曰若此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國號而止稱恭皇及欲立廟京師爾此二事是師丹所爭也蓋恭皇之號常繫於定陶則自是於諸侯國稱皇爾與漢不相干也若王稱恭皇而不繫以國則有進干漢統之漸又立廟京師則亂漢宗廟此師丹不得不爭也昨濮王既不稱皇而立廟止在濮園事無差僭而呂誨等動以師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過舉誨等果爭論何事也問者曰誨等所論者稱親也稱親果是爭答曰稱親是矣此乃漢宣故事也謹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孫初丞相蔡義議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後親相始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至哀帝時議毀漢廟不合禮經者於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是時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等百餘人議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由是言之立廟京師則當毀稱親置奉邑則自合經義也

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孰者父母之稱也問者京師廟既毀而更毀奉明園者何也答曰漢制宗室諸侯王皆有園惟皇考自合置園初名奉明園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後增爲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園爲縣則僭天子之制矣故議毀之也今國家追崇親一也置園二也立廟三也義若也置園則漢宗室諸侯家廟之制也如漢諸王廟當在本國今濮國爲一有虛名無立廟處故即園而立廟一有在字謂其依經合古可以爲

高世法也問者曰漢儒既以繼貳父爲非一禮字有者何謂也豈其議自相矛楯乎答曰兩議皆是不相矛楯也其初稱親而置邑也止在于國與漢朝不相干故不違經義也及其後立廟於京師與漢祖宗並立至元帝時議毀親盡之廟時昭帝既以親未盡不毀悼皇考亦以親未盡不毀是則悼皇考與漢祖宗並爲世數此爲一所謂兩統貳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爲世所謂遠離祖統者其議皆是也使悼皇考廟在奉明園而不與漢朝宗廟相干豈有兩統貳父之說乎問者曰父有貳

予答曰何止貳也父之別有五母之別有八皆見於
經與禮而父之別曰父也所後父也所生父也同居
繼父也不同居繼父者父死而母再
適人子從而暫寓其家後去而異居矣猶以暫寓其
家之恩終身謂其人為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親也
反不得謂之父是可謂不知輕重者也問者曰父母
之名果不可改乎對曰能深姚為後者尊其父母莫
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詔曰有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者
大臣共誅之然則稱皇與后是其所榮而考妣之名
蛙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問曰

所生所後父之名徒見於禮文而今世未嘗用也人
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
生父為伯叔父矣一旦欲用古禮而遺世異俗其能
使衆論不諠乎答曰禮之廢失久矣始於閭閻鄙俚
之人不知義禮者壞之而士族之家因相習見遂以
成風然國家之典禮則具存也今士大夫戴冠束帶
立於朝廷號為儒學之臣為天子議禮乃欲不遵祖
宗之典禮請問資遵禮五而徇閭閻鄙俚之弊事此
非臣其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無憾而不
悔也況所謂以養子所生為伯叔父者今但行於私

家爾有司之議禮律則未嘗不遵與禮也於禮官議以濮王為皇伯也是時王子融卒初故相王帛之無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繹為後及子融之死也禮官議繹服所生父齊衰暮而心喪三年夫以子融為所生父是與禮也以濮王為伯是閭閻之所稱也兩議並發於一時而為臣下議則用與禮為天子議則用閭閻其任情顛倒有如此而人莫與之辨也閔者曰或謂所生父之名出於喪服記止可為議服而言其他不可稱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養父教其所生父聽其子告者又豈獨謂議服而言乎閔者曰禮有明文一作禮存父名而世不用若何也答曰聖人以立後為公不畏人知故不諦不諦則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小人不知義禮以養子為私畏人知之故諦其自有父母欲一心以為我生之子故惟恐諦之不密也嘗試論之曰一本此五字無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諦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諦之諦之則不勝其欺與偷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之子詭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諦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

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有真絶其天性歟魯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絶之是大僞也夫閽闇鄙俚之人之一作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為人道莫大於繼絶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

者而所生之親恩不屈於義故降其服以基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諱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曰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問者曰以濮王稱親則於仁宗之意如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聖至明也如此後為公不異人知而不請也故明詔天下曰是濮安懿王之子也然則濮安懿王者為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告于天下矣所謂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者聖人之法也所謂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也此兩制議狀之文稱皇伯議狀之文也如是則恭愛可

專施於一而不分施於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以行路之人待其兩生也不亦過乎答曰行路之人遇其鄉閭之長者與有德者則必肅然有肅恭之容遇其交游故舊久不相見者則必忻然有驩愛之語今遇其兩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為斯言者誰乎君子之為人後耳使其自度為人後而能以不若行路之人待其父母則能忍而為此言也聞者曰為人後而不絕其所生之恩者施於臣民可矣施於國家而奪宗廟社稷之重言也庶可行於已然後可言也庶可行於已然後可言也

之重則將干乎正統奈何答曰濮園之稱親立廟今二歲矣而與宗廟朝廷了不相關也其於正統有何爾干乎於此足以見言者之趣罔也復何疑乎

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奏狀

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洽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闕論謂當考古斟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

爰底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一本臣等四字却作
陛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燕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攷其當以時施行

兩制禮官議狀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

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
今竊以為今月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
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蕭國太
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
之古今實為宜稱

中書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
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
蕭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
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者伏詳王珪等所奏未見
詔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欲乞再下王珪
等詳定聞奏

兩制禮官再議稱皇伯狀

臣等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
書不名仁宗即位進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
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
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
謹具狀聞奏伏候勅旨

中書請集官再議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參詳真宗大中

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子
王元儼以皇叔贊拜
國朝崇奉尊屬故事
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若臣等謹按儀禮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勑並云
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齊衰期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
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
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伏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
史臺官定議聞奏

奏慈壽宮箚子

二十三日中使韓和賚到皇太后賞封箚子一封付
中書為尚書省集議濮王典禮事中書檢勘自皇帝
登極後應皇親尊屬並各追封加贈惟有濮王并夫
人為是皇帝本生父母合下有司檢尋典禮并前代
故事遂具奏請尋奉聖旨候過諒闇別取旨近自皇
帝釋服從吉遂再奏乞下兩制以上及太常禮院詳
定尋據王珪等奏稱宗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
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中書為
未見議定合稱何親再下詳議續據王珪等議稱皇

伯中書檢詳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令文與
五服年月勅並同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斬衰三年係
義服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係正服即出繼之
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是古今禮律明文其王珪
等議稱皇伯即前代並無典故須令奏乞下尚書省
集官再議只是令議合稱呼何親所有合行尊崇典
禮未曾議及今來忽蒙皇太后降出指揮臣等竊恐
是間諜之人故要衒惑聖聽離間兩宮將前代已行
典禮隱而不言但進呈一無皇伯無猶之說欲撓公
議臣等各是先朝舊臣若於仁宗承繼大統有礙事
體豈敢妄為自服衆人之罪況今來已奉皇帝手詔
令權罷集議臣等若不具述前後理道慮皇太后不
知始末兼外廷凡百公牒一作議若皇太后却欲親見
兩府并百官理會竊恐有虧聖德兼臣等限以朝廷
規制亦必不敢對見謹具奏聞謹奏

稱親手詔

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為議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
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謚號太夫人王氏襄國
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
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

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

慶朝堂手詔

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切有追崇之命朕惟漢一有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皇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故遵慈訓而不敢當近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辭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園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我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一作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一作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忽其來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構惑衆聽以至封還告勅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得訓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過厚侯祥

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為非
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經以義起竟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
和既挠權而恃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
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
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疑理宜申諭宜令中書
門下俾御史臺出牓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
聖意

劄子一首 是歲曾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三

月撰 呈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
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
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
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
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
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
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
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廣本未之論也臣請

為階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盖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書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令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遠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

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
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
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
詔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
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
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
已其後改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
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
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
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

親謚曰悼哀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
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
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
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欲去定陶之廟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
陶不察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
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
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
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
不究朝廷本議而事不善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

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陶國號立廟京師以為干國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遠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事厚誣朝廷以為干國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遠此議宜乎猶臣等表邪無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謂而失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紀信為然矣是以衆口一

[illegible]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齊[illegible]天人恐[illegible]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又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群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啾啾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父而立之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

不論為人後者有父而生盖不敢天不誣人也故為
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
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
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
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期之正服出
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
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此安懿王為從祖父友為小功
母也友為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備
為大功是禮之新裁期今友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友
[illegible]服上於濮王父也友服小功於宗懿等
友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
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
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
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為國
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臣願陛下審然下詔明告中
外以皇伯無猶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
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
群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
復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爲後或問上

或問爲人後者不絶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絶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絶曰降者所以不絶也若絶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絶者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爲碁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爲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若於後父爲弟則以爲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據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之

尊卑疎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爲制一爲字有降服乎此余所謂若絶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爲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疎戚爲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爲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爲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

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
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為
降三年以為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
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
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矣
此俚巷之人一作之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為人後者為
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及
乃作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
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為一
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
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矣奈何後
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
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
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也故
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
若子循嫌其未備也又曰為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
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為服曰
為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為所後者之
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

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絶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
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為心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
為兄者遂以為伯父則是吾所從為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為
其父母報矣兄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
不取而又忍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
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
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絶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
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
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為人後者為
人所生父母齊衰杖期降矣必為正服者示父母
之道在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為義服
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
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
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為人後
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
所生之恩不得絶於心也則今人之為禮如於古人
又有加焉何謂不人之不然也

為後或問下

問者曰子不能絶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古人

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絶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為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為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為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為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專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絶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義降而不絶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為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為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為之節文爾有所強焉不為也有所拂焉不為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為人後者必絶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為我絶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其可以強乎夫

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
苟以為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絶之
固已甚矣使其真絶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有
矯絶之歟則是仁義者教人為偽也是故聖人知其
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
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為偽惟降
而不絶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
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
故知義可以為人後而不知仁不絶其親者衆人之
偏見也知仁義相為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

惟逮不入於偽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
問者曰為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絶其所生則將千乎
立廟於一有字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漢魏五君篇

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師大雨水壞官私廬舍而民被
壓溺者千餘人或謂是時將方議濮王典禮議者以謂
天災之應信乎曰議猶未決而天已降災殺人害物
此享証天人之言也余已論之詳矣問者曰前世已

驗之事如之何曰自漢以來由諸侯入繼大統之君多矣不可遍舉今略舉入繼大統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不追尊父母者三人而試推以禍福之驗可以知之矣其追尊所生者二人曰漢宣帝也光武也宣帝初稱其父曰親置園邑而奉之漢儒以為應經義者也光武稱其父為皇考立廟南陽而祭之後世無非者是皆進不千大統退不絕本親最為得禮而宣帝為前漢中興之主光武為復漢世祖其德業隆盛天下富安享國長久此二人者追尊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禍而降之以福生為明帝歿尊榮名為萬世所尊者也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曰魏廢帝也高貴鄉公也常道鄉公也魏自明帝無子養齊王芳以為子乃下詔後世有入繼之主敢追尊父母者大臣共誅之故終魏之世諱尊[illegible]自明帝下詔後連三世皆以宗子入繼皆不敢追尊其父母其一曰齊王芳立十六年而被廢謂之帝其次曰高貴鄉公立七年為司馬文王所弒其次曰常道鄉公立七年為晉所篡魏遂以滅亡此三人者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禍一被廢一被弒一被篡喪身亡國禍萬世所[illegible]者也彼漢魏五君者其享

國盛衰長短雖自有歷數繫於天命不繫於其一作運尊所生與不追尊也然就以禍福推之追尊者未必不享福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禍也

晉問

或謂為人後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考於六經與古其禮固無之矣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果無之乎曰有而不足法也蓋自漢以來由藩侯入繼大統君皆無之也惟五代晉漢其為人後合禮而得正之君皆無之此何足道也彼出帝其所生則得立不絕則得立故不得已而絕之也出帝父曰敬儒高祖之兄也敬儒早卒高祖憐出帝孤而養以為已子而高祖自有子五人高祖疾病以其子重睿託於大臣及高祖崩晉大臣皆約欲得長君故捨重睿而立出帝其義不嘗立惟欺天下以為高祖真子故得立則其勢豈敢復顧其所生父也哉其以為皇伯者不得已也蓋立不以正之君又不得已而至此其可為後世法哉嗚呼五代之際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先王之制度文章於是掃地矣蓋篡逆賊亂之始一作世也而晉氏尤甚自高祖實

契丹為父子出帝以耶律德光則為祖以其加生父則臣而名之是其可以人理責乎是其可以為世法乎出帝既立不旋踵而契丹滅晉遂其族于北荒之黃龍府舉族餓死永為羈囚之戮其狀之酷其滅亡禍敗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議者果可為法乎可矣若晉出帝者果可為法乎

禮家襲訛自古固然濮議是非諸儒亦有去取不必論惟公此書力辨英廟本無固必寧以一身而當衆怒滾滾得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義且公晚年所著故筆力尤高或者乃謂可以無傳不已過乎近歲吳仁傑作濮議墨莊二卷篇志在助公然公何待助也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孫謙益主伯勉校正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羣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訛及學者傳之遂分爲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

最盛費氏初徵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爲注亦用卦一作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爲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皆一作甚一作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錐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有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錐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法天地之縕則具存焉

書類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爲百篇斷堯一作也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于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老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爲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令文古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是一時作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賾一作賾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

以今文行于一作於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於魯則有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故一詁作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一章作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

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詩經二十八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絶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禮類

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盡天下以為九服上自天子至于一作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

盛哉（一作也）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微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逮戰國禮樂日絕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為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二（一作已）百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見焉

樂類

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失（一作已）多之經秦世滅學之最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氏（一作之）家易以（一作已）卜筮而不焚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為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缺（一作闕）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為五經流別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餙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時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缺（一作闕）至於律呂鐘石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官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録今著其存者云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華聿以後不復稚而下同列國
異楚絲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
生其一作於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一作俾周乃聘諸侯
極陳君臣之理一作禮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
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幾其所善一用
家鄉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
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
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

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
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
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門弟子一作人請問應答之言也孔
子卒羣弟子論纂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
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
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
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可不同考今之次即

所謂書論者也

小學類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與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七其本七字作作或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蒙叟為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蓋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或訛失二字作失之故雖小學不可闕焉

正史類

昔孔子刪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之為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字委曲為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亡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黃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

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其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一作甘）亂而史官廢失策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爲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惡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下（二字一作時紀）正人事自晉荀悦爲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正史並行云

實録類

實録起於唐世自高祖至于（一作冬）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録而實録始作補録十載得其二三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亂闇號令並出傳記之士（一作事）詭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録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雜史類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者其紀事爲法不同至于周衰六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桀亦磨（一作靡）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

隱則游談處士亦必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
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必上採帝堯於世本旁及戰國
荀卿所録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僞史類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夷而仲尼修春秋書荆以狄
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
懼三代之弊也亂極于七雄並主若天之弊也亂極于
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于求嘉以來小隋唐之弊也亂
極于五代一作又有之際天下分爲十三四而私竊名
號者七國及大宋受命王師四征且入係纍賀監

乃服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前世雖一統之郡縣皆有
因時苟偷自疆一方然卒歸于一作於一統作篇以爲賊亂之戒云

職官類

堯舜三代建官名職二字而周之六官備矣然漢唐
之興皆因秦隋官號有所增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
而言在一作存乎舉職也比如字無事代天治物二字作泛一而
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爲制著于有司一作備
焉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大百官象物奉職
恭位此虞舜一之字所以端拱無爲而化成天下可不

重刊

儀注類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爲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以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祭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國之事禮官奉漢以來世有損至於一作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録者甘附于一作於一作史官云

刑法類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蓋

孚重仁然而執起刃刑人而不忍也故法家之說務原人情極其貞僞必當也故出入則其爲書不得不備歷世治因時制法民之情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地理類

書禹去水害居而別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並兼一作并吞削奪秦漢以來郡國州縣一作邦廢興治亂

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譜可以
覽焉

氏族類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
尧舜夏商周之先皆以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
世封為諸侯者或以國（一作於）公子公孫官（一作公）至於（一作公）而
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繫世本言之甚
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別而為姓又無賜族之
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世
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歲時類

詩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
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
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
有小正周公始作時訓上以二氣節八十二候凡國家
之政生民之業比一取以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
山翁野夫耕桑植藝山時之說其可遺哉

傳記類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
於風俗之舊者（一作史）傳遺言逸行亦不及書則

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覈其可以備多聞焉

儒家類

仲尼之紫垂之六經大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徵是無以為法故自[可]於椎荀氾[鄉一作]之徒又焉其說牀而大[本一作]之從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訂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類

道家者流本清靜去健羨治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術[治一作]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為用則儒者病之[一有一字]

法家類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吮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慘礉少恩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為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刻深[深刻一作]不可不察者也

名家類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流別（一作源）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為故之大本不可不正者也

墨家類

墨家者流其言出於儉（一作儉）（一作愛）尊賢右鬼非命上（一作尚）同此墨家之所行也（一作同）墨子之術儉而難遵（一作）蕉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闢之然其彊本當用之（一作）詔有足取焉

縱橫家類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一作）因時適（一作遇）變（一作）常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雜家類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鈐之（一作）其言貫穿眾說無所不通然亦有補（一作）於（一作）王（一作）不可廢焉（一作也）

農家類

農家者流衣食之本（一作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稷播百穀勤勞天下功烈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王道求始不究（一作）論（一作）耕桑之勤漢興勸農勉人為之著令今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小說類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孔子曰
不可廢也古者懸下情之鼗於上聞故王者歲孟春以
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
取也今特列而在之

兵家類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政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
範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
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狃變其術無窮自田
齊始著司馬之法兼與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
世楊僕之詔四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
形勢技巧析為四種繇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
而高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
最大詳考今之列作特四種又益刑政之
餘有諸篇云

崇文總目叙釋卷終

易類聖人法一作之
書類梅顧當作梅摘
衣作以後一作
寄題得其三三
詩曰詩云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五

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戌子送之郊文飲于祥浦之
壬辰安道送貶鎮州
甲午師魯貶郢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
謨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
日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
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己亥夜過遂卿家話別遂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
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
穆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宋文横于河幾敗家
人驚去登岸而避遂泊
下損之來奕棋飲酒
暮乃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
祥源東園之亭公期憙
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
笑已而君謨來景純移之

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
漠景穆之詩昌遂
明道公復來予野
之
居河上亦來會宿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郛右
軍判官趙袞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
河亭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丙午在陳留
乙巳晨與與宿者別舟既行
之步須臾去午次陳留登庾廟

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壁鎮遊損之園會余有
客住宿州參先發樣盡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
壁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柂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于泗州晚與國器小飲舟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舟中食淮魚

丁巳次洋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里
劉使君玉者錢思公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丑與隱甫及高徙隆儀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
明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
丁卯隱甫來會登倉北偃上亭納凉遲客至遂及元
均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雷雨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爲壽于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于小飲宿倉亭留宿
庚午同上丁朱公綽來訪
辛未子山來自壽州夜紅
壬申泛舟飲于北辰

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堂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
綽晚泛舟楚望亭陳公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
己卯至于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

亭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来宿觀風
亭
辛巳與伯起飲遊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
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
壬午儀甫来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
先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遊渚亭 如壬午伯起不来
甲申與二王飲壽寧寺 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
以為先寺大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
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蓋汚之
之惟經藏院畫亦取一壁獨存尤為絶
息久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 如壬午伯起不来余遂
留宿
丙戌至于真州大熱無水
丁卯飲僧于資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
待涼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 泗虛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半風吹清宗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績家
巳酉小飲于水閣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嘏
壬子過蕪州夜乘風
癸丑過湖縣昌宿慈母
甲寅乘風晝夜行

庚辰過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游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
遂行次郭家洲
己未阻風郭家洲與澧陽趙師道飲村市就村
人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澧ニリ召廬山僧以醫
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于醴陽
壬戌小飲饗珣家會丹稜知縣著作佐郎范佑靳泰
主簿郭公奐

癸亥次新治濤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于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阻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于黃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火約余明日
爲社飲不果夜登江澳次涙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已相識
辛未遣人之黃陂召家兄ㇾ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已家遂留宿
家始ㇾ酒睡兄家
甲戌飲于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濤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夜遣滕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于郡暮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烏沙
乙酉次魯洑
丙戌次塔子口觀魚望五鵝塵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右于役志一卷雖非著述之流傳至今則不可略按
吳陵抵京師一千六百里公與書云臨行以大暑又無
絶滘之艱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
與此之合自公安往返
日到古則留荆約旬餘
于役志奉終

自太祖皇帝開寶中高科至輔相者多矣蓋自一作太平興國二年癸丑太宗皇帝八年癸未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景德四年丁卯僅上真疑僅字一作庶是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康公文正公晏元獻公同榜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西廳參政趙侍郎庶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恠也

六月丁卯僅上真疑僅字
七月甲申朽漫朽漫合是玄爽玄爽是
辛卯飲僧飲字疑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居士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替發者頗知書有口辯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得禮　其語雖類俳優然適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又曰至今行幸焚香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不工一人而

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水經三卷行於世
世傳浩惜一女年十餘歲病卧則交手於胷為結構
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
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楷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嘗肅簡公宗道為 削無其居在宋門外
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閭焉仁和酒有名於京
師公往往易服一作微行飲于其中一日肅宗意召
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
中使回然後得罪公曰微行飲酒之常情欺君臣子
之大罪罪大作也中使望歎而去肅宗果問使者具如
公對真宗問曰公一作何故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罷皿酒肆百物具俱作備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
客自遠來逐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
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
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甘用之
大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塲第一人及第

孫何與李庾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庾幾文思敏速
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
理惟以敏速相誇曰言庾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
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文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
庾幾最先進卷子遍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謫時在館中喜相
謂謫晁因速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為群收判官乃戲
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書對
整勝於得啓問者以為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
入朝遇荊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
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掖門入石方
趑趄且走且答曰秖為大掖音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
楊大年方與客基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曰誦賈
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
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人
一朝士
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
曰公靴新買甚有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
曰私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
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

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

祕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六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老解組不顧公其為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決可贖死爾當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

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謚以為因謚議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初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為知已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忌諱者文皆非古也吾死得幸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若書足矣及公之喜加秩二年樞密使田公況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獨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能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麗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
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下初得捍班殿前馬步
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
而去至（此字無）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
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一呵引者即斂馬駐
立前呵者傳聲大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
然後敢行後予官于外十年再（疑）還入翰林為學士
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
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
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上作馬步）置馬步軍（一作軍指揮使）
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
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捍（一作軍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不（一作馬步）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
皇宋通寶蓋世俗（一作人）尚古者多（一作喜）年號有寶字文一（一作重）故以
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
太祖建隆六年始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
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
號以問學士陶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
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嘆宰相有

之寡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曰月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母后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五年回郊又改元曰寶元詔文武官僚以迎和氣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公朝無恥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

讖兩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不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又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九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户時丁晉公與馮拯極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

若見雷州寇司户入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
從移道州寇聞丁當来遣人以茶羊迓於迎一作境上
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一作多以公一作為得體
揚文公憶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
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閤深
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稾數篋以示
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貶官後所為也大年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
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
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知文初待大年
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古此也

王文正公當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以為賠令當請
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皆歸
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门大臣體嘗曰吾為相
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
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
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
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
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改一作更所致至此始
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晉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
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
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来上已
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
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
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公貴者公曰其為人
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入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
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曩茶出戚作於剡建草茶盛於兩浙浙之品日注
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茅出盛近歲製作
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數斤養之用
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資善閣賈侍中昌朝時
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遙亂事則略而不
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
鑒監作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
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作二字一人自盛文肅巳下
皆坐斥逐而揚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
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
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廵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
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
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正所為多不法久之
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僭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
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毆闕訟漢超僭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
自漢趙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一字一劃曰俛乞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亏尤之民歲遭
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貴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
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父幾女所嫁何人
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
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
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
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
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
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嗜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

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閤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凳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絁色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絁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作一畑侍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三字輦二字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

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
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
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嘗不知人當從人望
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
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周諮縛之公言從中外之
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一字一作）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
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一作遂）拒而不納蓋惜事體
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一字一作）潤筆物稱後晴者必遣院
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

逆皆怪然不以為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
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子遺遂
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
又（一字）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
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
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
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
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

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
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
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謂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
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士一作事士一作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
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冀公在中書其班位
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之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
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次在下非所以待舊臣也真宗
為特加一資作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野婦子所

詬其何以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
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號為名臣
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
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白山一有中字二字
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

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閭琉文一[有]云補仲山之衮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厓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句[有]二[字]尤為人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舉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交阯山郡未嘗識建官見公飲啖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官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揲於廳側窺[一作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揲中至暮酒闌每折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內捻頭一莖而食之[有此亦異於常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無此字]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閔之因咨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五[一作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也[一有如此字]

樞密曹侍中判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
盟好由是進用寓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勳舊自處權
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
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
出者一紙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之讒所測
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
行矣請新除旨曰臣已告侍中宅奴婢學載其親信
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
不能已俛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疾及曹
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
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
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敘勞過求恩賞內中唐
突不已性尤獻太后怒之簫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
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
狀以聞崇勳不勝其恥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
內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
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鍛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
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漢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
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

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奬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快快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以一作終而諸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進士及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歌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牓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

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萬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一作新）

則意（一作聲）當錯（一時乃改）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一作聲）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之曰吾樂之成能使我長大一（一有）乎聞者以為笑而

平州（一作卅）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亦）

茶公燭公嘗知鄧州而自少（一作貴）不點油

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一作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燄
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燈
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
祁公壽考終吉來公晚
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
士太宗在南衙某衣一
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
別具後某官臣某

[illegible]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
[illegible]年居富貴性豪侈所至延
[illegible]為平棋廋脊立亢目為
[illegible]朝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
三聲一上為之大笑
[illegible]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亢皇陛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
[illegible]得賈生菜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
[illegible]公竦父官於洞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發于

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秦使契丹公辭不行其
大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又戴天難下穹廬之拜
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時以為 一作謂 四六偶對
最為精絶
孫何孫僅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
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
就祿山來特方建王清昭應宮有 一作建言欲中傷之
因録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意
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諮邊事葉不讀而陳勝祿山之
卒得不 一作不得聞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 一作為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笑
謔 一作乃至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録門人疲
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章既
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
境明旦引輔臣示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
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
氣性 一作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測垂自李照胡瑗

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於[有鑄]
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
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云[作]粤朕皇祖寶龢鍾粤斯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
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字]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
好學未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
下垂叩之拼觸而不揚其鍾又長甬而震掉其聲
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
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羲叟之
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一有用二有字]

田錄卷第二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賞[一歲臨池久]
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驚鳳輦穿花
去金鱗上釣遲真宗稱賞辭臣皆自以為不及
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寧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
有色而寵倚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
訛吃者亦黠虜也因教倚令受以弒逆之謀元昊已
見殺訛吃遂以弒逆之罪誅倚令受子母而諒祚乃
得立而年甚幼訛唯遵稟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

李敎訛吃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多不能免況夷狄乎訛吃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已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嘗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憂患寖深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李有歸李琪金門集有

契丹記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記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案一作知孰是也一有此字聖人所以慎於學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録本於真宗影殿前舉人亦倣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
以畫虎名家而鼎最不及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
魯不得其髣髴也昌花鳥生動逼真而筆法輭俗一作劣
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有其比一作過此未有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楊大年適来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
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illegible]

見辭謁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秖召
當直一員人一作餘皆不赴坐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
偶因便殿不御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
如草泥行鄭索雲木叶鈎輈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
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能一作梅
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
句云茂陵他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
傳一作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寞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
士大夫一作君子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
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
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
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一作編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
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
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
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
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
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
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
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
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
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宜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
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絶精精一作絶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一作覆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棊供奉號為國手通來數十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憨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魯濁坳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齒數但嘗語人曰以棊為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絶信如其言也

王閣老晚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憂初除樞密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閑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

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毋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李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

蓋[illegible]路寢也方於禹祭園丘斯為近禮[illegible]

御[illegible]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韻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涖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群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墼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群牧喫羹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禀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猶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王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銙之制以賜群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御仙花為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宰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抄郭忠恕佩觿三篇實亂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班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鹽者皆大出書作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鹽從舀有滑稽子謂人曰彼

家所賣餳餹唐俊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餺飥頭薄持起濮洛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良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焉上元一夕賜中書樞密院錐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公一作集賢曾公樞密張太

尉堯佐殿中丞王益恭侍御史趙抃右正言余與西京謝職奎四人在廊下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樂遂相引補廊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則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

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
後其權漸盛至今 一本作朝廷為兩府事權進用禄
賜禮遇與宰相均惟 一本作但宴賜衣等事尚循
唐舊其任隆輔弼之 一本作[illegible]
制度輕重失序蓋沿襲五[illegible]
蔡君謨既為[illegible]
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illegible]
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恪後月餘
有人遺余[illegible]餅一簏者君謨聞之歎曰[illegible]餅
來遲使我潤筆獨薄 一本作無比一種佳 一本此字無物名又可
[illegible]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
[illegible]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
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猻入布袋矣
刁氏對曰君於此 一本作聖俞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
以為善對 一本作前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修書官高冀書成
時勞得一郎職以償素願卒時人莫不歎其初修唐書也常縮歎曰吾今可謂糊縻入
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今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

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辭詰一作公皆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貌肥一作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曆中為相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心爇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撤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窻貝元寘者五代漢宰相正圖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宋人

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窻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謂一作四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陝西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令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窺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皆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善復問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一作子

大安用熙二百里其第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禧慶歷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余官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出一作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為押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無一字此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書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頮作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本傳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兼師傅官皆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為職事名故失於因循而議者皆以賈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王代從唐時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柱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戩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門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

庸禮中復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昔白居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或作蒲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載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葉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散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

[illegible]能之大率又取葉子彩歌一作名紅鶴皐[illegible]為餘格鄭宣徽[illegible]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illegible]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illegible]者

[illegible]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以當與知州舉薦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illegible]動為其所[illegible]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illegible]協和二字一作同[illegible]凡文書[illegible]是同簽書者所在不得[illegible]承受施行自此之[illegible]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往[illegible]餘杭人也杭人嗜蟹

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對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廳則可矣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忝第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聖俞為小試官

仁龍圖梅公為國初名相孫婿和為古律歌詩凡鎖院經宇五十日人以一百七十餘篇集名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林與公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後今日領東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人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一人甘第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堂余答云昔時四人武成宮前出門下最後今日領東門也聖俞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

白樂天第一人孤生閒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與余為詩更余當謂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

二公仕宦皆不遂温雅而敏捷皆勍敵也

前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徐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於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送時學士始具靴笏重申謝於客位移時不得見

並習見已久恬然不覺為怪也

張亮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甚骨貴必享五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亮封五封幕職官

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朕雨為天孽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作一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矮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鍾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一作始
中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
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爛的
一本作爍
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
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
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蒸豆中藏之可經時
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
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
凡百十柿以一槙攄置其中槙一本作椵可捋則紅熟爛如泥而
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
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
經歲不沙一作損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
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
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
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滁州官吏官吏皆坐有兵馬鈐轄鄧
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謂之曰此實器也謂之翡
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宣庫庫中有翡翠之盆一隻所
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
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非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

犀最難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偶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於此字無懷中一有使字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

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啖自若踰然不顧至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矣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龍衆公好舞杖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鏁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鏁脚為鏁黃內之則不脫矣衆公大喜燕為人寬百寸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原甫嘗讀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

檀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馬敦父母為之合髻之

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安當五代干戈之際礼樂
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
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
世猶不能行之今世書儀十已發其七八其一二僅
行於世者一作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
繆可為大笑者坐數一事爾今婿當婚之夕以
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
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礼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
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觀若
惟婿上高坐為盛礼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譏
笑以為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
巨公衣冠舊族亦不皆然不知為非者多矣前
輩閒閭間圖俚同其習一作所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上坐敬之經哉
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
世俗齊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
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
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
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俚作俗轉孤為姑江側
有一石礫謂之澎浪礫遂轉為彭郎礫云彭郎者小
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勑額為聖

母廟豈止俚俗之緣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
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
余嘗見其廟像甚多手持一著刀尖銳按膝而坐問
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亦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弊者惟
打字爾餘如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
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椎碪
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
汲水曰打水煮飯炙肉飲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
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土

曰打量衆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
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雅
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謫耿以字學言之打字
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
訛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
市井交易又就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
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
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
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

歲取人雖少得士[illegible]人乃沂公與王公隨
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儀侍讀學士一人李
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
白青陽掛二人雖不[illegible]一[illegible]皆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惟
箔愚去之紀事實採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
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録大抵以筆為法(一作大抒字亦然)
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
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歸田録卷第二

第一數臨絡為句(一作為一作遺)
第二數真是送燈臺(一作燈一作登)不得於黃紙書名(不字上一有字)
第三數上竹筆耶(一作邪)
第四數半相顏(一作半一有)
第五數海荷花(一作荷一作菡萏)也
第六數余嘗過園(一作一下有)[illegible]氏(一作人氏)[illegible]
之緣至於如此(一作如此)

第五十五段 打衣糧 一作打衣糧

記一卷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八

居士退居汝陰而作 集以資閑談一話 作也

李文正公迪永昌陵挽歌辭云真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胃三降王未詳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巳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西京蓋執王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爾為傳者誤云

五二字一作之 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嘗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棘肥妻子繞息及吏民有戴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輛耕車載壺酒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爭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率或一作多宴遊之樂其詩曰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拍酒樓頭前一作聽管絃之句西京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神御殿蓋一作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簡書晨興而留守達官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

處喫飲一作三杯其語雖淺近皆西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是一字一作於先時貴不數魚鰕有春岸飛楊花河豚欲是一字一作於先時貴不數魚鰕有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然腹若封豕忍自割美雖若甚鮮實殺人須臾間子胎與腸俱碎縱饕不顧之來朝陽始脾餐籠蛇可憎性命無奈待閉口忍涎嘔出物雖可惜性命無奈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鄙

河豚常出於春暮群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第一作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秖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為意故其構思極難此詩作於蹲踞之間筆力雄贍頃刻

而成遂為絶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清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朝風三日暗次沙蛟龍卷如賢成梅聖俞詩白石巉岩路女媧大明廢庭階朝賀雄毛不掃陷宮眺宮中才人承聖顧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絶句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寶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元知聖俞者得之因以易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曾漫錄初為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負撰述而辭粹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女為漸者文詞儁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過糞塗漸指而嘲曰鄭郎郎官不愛之徒滿漸指而嘲曰秦始皇未坑之靡惟糞溷獨存漸作糞塗賦曰秦皇未坑之靡惟糞溷獨存漸時年十五六對為漸所道乃鄭公時云鄭公未貴時作糞塗賦曰秦皇未坑之靡惟糞溷獨存鄭公時年十五六對為漸所道鄭郎郎官其官為鄭郎郎官其官為鄭公時年十五六對為漸所道以其為鄭公家多以教小兒余為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詩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

余家舊有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
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
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
都官詩一言之誰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隙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
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揚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
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誚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
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
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以意
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時風
俗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
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
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
盤戰後雲又云春生粧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
類此其集已既一作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
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
也因會一作詣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
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日禽鳥

之類於是諸體皆闕筆涧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
名子嘲曰張康濮寇馬許涧裴妻者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
句辭作孟有移居詩云惜車載家具少於南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所作得猶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

如周朴者裁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然後
時人稱之詩月鉤秦煉未及成篇已描人口其名重
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
云風裏萬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晚看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語予曰詩窮而後工意而造語亦難若意
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固貴矣能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
島云竹龍抽石泉娥合云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桑飛等皆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騰者視

…余曰語之工者固知其狀…
…詩為然聖俞曰作者…
心覺者會以意…
…然亦可…
物態融和…
…夕陽…則天容…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
則道路辛苦羈愁…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
豪儁以超通…
為意各極其長雖善…

…走行詩略…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
時驛頭…
前…
…一難東坡梅…
…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
…作石齒漱寒…
…作新心意…
…作硬…
…攬真味久愈在蘇豪以…
…我知古貨今誰…
…語難非…
…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或作…
適其父宰是邑適呂甚薄…
…客有譽呂…志其縣名胡太監旦方…
…字一…曰呂若…

工於詩宜少加禮胡閻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辛辛
云桃蟲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轉音遽）韙漢
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声語胡
曰渴韙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第翰君一篇既而次榜亦中甲科使人寄声語胡
曰渴韙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
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
聞風水聲說者云惠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舟又
有詠詩者云六一（無此字）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
詩之（此字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

笑也

王定國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
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中）數日無呼喫傳
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
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
又畫許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定詩爾或聞今人家亦
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劒器曹
剛渾謹善琵琶來嘉榮歌皆冠
世當時山林田叟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
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盛於不朽蓋其客有善不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苦吟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底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潛書與子儼等疏髮早白與此意同東坡嘗曰先警帽子早凡厥短韈靴兒未破矣蓋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未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以俟有知者耳

[illegible]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助也如袖中謀策[illegible]太頭上宮花[illegible]為佳句之類[illegible]

[illegible]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illegible]客船說者所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illegible]

[illegible]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illegible]

[illegible]介鍾時如賈島哭僧云空留行道影焚却坐[illegible]

[illegible]詩話載僧惠崇畫[illegible]

[illegible]詩話載僧惠崇畫[illegible]

[illegible]詩話載僧惠崇畫

閒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絶云水暖鳧鷖行浦
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
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
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
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緑學士文華蜀錦張余
答云叅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先一作三字白髮頭先白一作野思到春如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黄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閑園林換葉拂初熟池館無
人蕪學乘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
於困窮而平其詩令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
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
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沈郁情因録於此詩曰江
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客腸一作腸萬里可堪人
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緑學士文華
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
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
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阜囊莫為

明時輒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傥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好作余
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
筭筆驛詩詩曼卿平生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
絶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
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訪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遊不得忽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隆於
亳州一舉子家文峙一作時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
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蒲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

知流神
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
生辭學子不能道也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歌一作羽
曾一見聽風聽水作霓裳衣二字曲令教坊尚
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今人間又有望瀛府獻
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
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
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四字一作必有知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沈厚
端默群居終日以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參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

又如賦管材人子聲轉考試增前一尺長短累類為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發一作談笑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作還作離一作遠作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曰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固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氷
曲蟻封亦徐驟之一作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未強若寬韻可自足
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又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
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
者惟天聖二年省試柔佞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曰
有色映期雲爛聲迎羽月遲馳一作尤為京師傳誦當時
時輩多目公為宋柔佞

詩話卷終

第四段 食繫繫上脫柳字

第八段 偶得一作偶收

第二十段 手簡一作手簡

第二十四段 論說一作諸說

老氏說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為書比其餘諸子已為簡要也其於要見人情尤為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能其言能者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富貴貧賤說

貧賤非也人皆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不思而得則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而患於難守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居富貴而能守

老周公也在貧賤而能久者顏回也然為顏回者易
為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常異趣於此見之
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是趣禍罪而惟恐
不及也君子莫不安於貧賤為此一編小人者不関則
笑是関笑人之不拾其所樂而趨於禍罪也其為大
趣相反如此四字一作如此之反則其所為不得不事事異也
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不和同則不濟古
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至難也若其一作事君
之忠主於誠信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用
之助者此可以理得雖以言

鍾莲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鍾削木為莲以莲叩鍾則鏗然
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莲叩垣墻則不
鳴叩鍾則鳴是聲在銅甲曰以莲叩錢積則不鳴聲
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鍾則有虛中是聲在虛器之
中甲曰以木若土亦鍾則無聲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駟不及舌說

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者

較其理即俗諺所謂定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患之也

學書靜中至樂說

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且勝勞心於他事而以此知不寓心於物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汨情而為害多息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猶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倦但思所以寓心為銷書者書性據梵技作字殊不為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離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
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
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横放其所以警
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
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筆可到也

薛道衡王維詩說

空梁落雁泥未為絶警而楊廣不取薛道衡解仇於
泉下豈尤炀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
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黄鸝已
有又何必區區於鳥獸哉

峴州辨說

銍行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照下句則上
句所指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亦難詳蓋如此也

辨甘菊說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
葉苦甘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
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強名為菊爾家菊性涼野菊性
熱食者宜辨之余近來求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逐
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余有感
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博物說

蟪蛄是何蒉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為一學博物尤難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傳遂以名世當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達有無之至理適用捨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

物有常理說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

石引針蜘蛆甘帶松化虎魂魄

世人作肥字說

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視其為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絕將五十年近日稍稍知以字書為貴而迹前賢未有三數人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達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鄰危李建中清慎溫雅變其書者蒸取其為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乎耶非

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復見爾

轉筆在熟說

昨日王靖言轉筆誠是難事其如國對以熟豈不為名理之言哉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嘗射於家圃有一賣油里翁釋擔而看射多中陳問爾知射乎吾射精乎翁對曰無他能但手熟耳陳忿然曰汝何敢輕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胡盧[illegible]於地上置一錢以杓酌油瀝錢眼中入胡盧錢不濕曰此無他亦熟耳陳笑而釋之

李日華筆說

余書用等最筆雖諸葛高許頃皆不如意殊非全不文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然則遂當絕筆此理之不然也大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偏係乃為通理適得聖俞所和試筆詩尤為精嘗余嘗為原甫說聖俞厭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為知言然此無它惟熟而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為書用法同而為字異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豈一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褚陸圖至於頗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為之亦不為難矣嘉祐四

年夏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厥

峽州河中紙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柔久余為縣令時有縣文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惟峽州不朽蠹信為然也今河中有紙惟供公家及館閣寫書爾

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為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為器而猶不害為玉也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拾諂生污為小人可不念哉付奕

筆說卷終

李氏筆說引歐虞褚陸參考周越古今法書苑及諸人所論知陸名柬之虞世南弟亦學其書品在中上別有薛純學歐書又有薛稷皆非其比世稱歐虞褚薛故為之辨